



新京报社◎编

调查特稿卷

上卷

探底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新京报社◎编

调查特稿卷

上卷

探底

新京报十周年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戴自更
编 委 王跃春 何龙盛 王 悦
王爱军 刘炳路

本书主编 曹保印
执行主编 尹武进
编 辑 赵勇力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底：调查特稿卷. 上 / 新京报社编.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11

(新京报十周年丛书)

ISBN 978-7-5177-0028-9

I. ①探… II. ①新…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9225号

书 名：探底(调查特稿卷·上卷)

著作责任者：新京报社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7-5177-0028-9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21千字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联系电话：(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网 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箱：10561295@qq.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一个写作时代的到来

2011年，甘肃正宁发生校车货车相撞事故。那年11月21日，我们报道的导语这样写：11月16日清晨，笔直的“郑周公路”在薄雾中向远方延伸。杨海军握着方向盘，把金杯牌9座校车开得飞快，拆掉座椅的车厢里，62名孩子贴在一起。当看见路边的下沟砖厂时，他决定，逆向行驶，他要寻找路边等待走上校车的孩子。就在杨海军逆行的同时，校车里播放的儿童音乐正在王春娟身边环绕，这位坐在副驾驶上的幼儿园老师不知道，薄雾的另一端，厄运已悄然驶来。

而其他媒体同一天见报的深度报道则这样开头：11月16日9时15分，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一辆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接送校车迎面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19名死者是幼儿。

后者是典型的硬导语，作为一则深度报道的开头，它已被这个时代摒弃。中规中矩，依次排列，但这些信息，于5天前，即事发当日，已在微博上广为流布。当下的“阅读”信仰是：你不吸引我，我为什么要花10分钟读剩下的5000字，不如刷500条微博。

碎片化、低技术含量的信息发布在新媒体上，如洪流般汹涌。但人类不会只满足于此。

2003年,《克里夫兰实话报》女记者康妮舒尔茨,用系列文章描写了一名被冤枉的强奸犯,无端获刑13年。该组文章打动了真正的强奸犯,投案自首。康妮获得当年普利策特稿写作奖提名。这类文章无论在什么媒体什么年代,都是人们必需的精神食粮。

特稿,最具有文学气质的新闻报道,亦被称为非虚构写作。它严守客观性,但会着重描写故事气氛、人物性格,精心安排情节发展。它要求记者有报道的态度和写作的技能。

如今,该是记者进入写作的年代了,而不是仅仅只会报道。

西方,许多作家曾是记者,海明威在巴黎做过记者,杰克·伦敦曾为美国报馆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也曾客串过一次记者。

美国的特稿写作发端较早,始于19世纪,直至1979年,普利策奖委员会增设特稿写作奖后,这类新闻写作才被严肃报刊接受。美国有专门的学校传授记者写作技能,为记者编写的英文写作指南《风格的要素》也是畅销的工具书。

而中国的特稿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可追溯到1995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创办曾让人惊艳。随后是南方周末的特稿。但因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近20年里,特稿选手转型的转型,流散的流散。陈旧、简陋的消息体依旧是报业的主流文体。

但是,一切正在发生改变,尽管变速缓,却依然在变。新媒体的竞争,读者的换代,让僵硬文体丧失竞争力,对阅读体验的要求在不断升级。

新京报创刊后,一直摸索如何做深度报道,如何写特稿。10年,从最初的懵懂,到如今已搭上了一点脉。

本书中挑选的特稿报道曾被广泛关注,也体现了适度的影响力:其中有官员被报道后锒铛入狱,有良民在报道后逃出生天,一些违法拆迁叫停,一些“神医”光环黯淡。

这些稿件大都涉及到人——小人物在大时代下不寻常的命运。这也是特稿体裁的显著特征:展现命运。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文门彻谈到特稿时说，“事件具有人的维度，才值得传播。”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在新闻中要见到人。

但这只是事件到人的维度。好的特稿还需要有“人到事件”、“人到社会”的维度。即从人物身上能揭示出我们社会的某种存在。那才是一篇有深刻内涵的特稿。比如：贫病夫妻相缚投江，在农村医疗的困境中，一对夫妻投江自尽。

这些特稿报道未必能给出一个精准的特稿定义，但不乏一些隽永佳作，也算是给那些有志于写作的记者，抛砖引玉。

做严肃媒体的，都是无可救药的梦想者。他们坚信，没有现实，会比梦想更长。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包袱里，裹藏着久违的希望。凭借这种希望，才能在崎岖坎坷、苦痛悲哀中，触摸到打动人的力量。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内核，特稿才会闪现出文本美。

当然，对深度写作来说，除了特稿性报道，还有调查性报道，而后者尤其需要严密的逻辑链、缜密的证据链、扎实冷峻的文本，同时不能失去可读性。要做出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往往要付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代价，有时候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记者的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好在，这两点，在新京报调查记者的身上，从来都不缺。

所以，在本书中，除了精选新京报十年来的特稿报道，还精选了部分调查报道，透过这些调查报道，你自可以看到让你震惊的真相，以及你完全想不到的种种黑幕。而之所以要做这些调查报道，目的无它，只是要让我们的社会多一份美好，少一份罪恶。

新京报，等待每一个加入写作年代的记者的到来。

新京报，等待每一个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记者的到来。

阎宏（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编）

2013年10月

富士康,被跳楼困扰的“围城”	1
东方白鹤的死亡之旅	8
实德资金链紧,举高利贷解压?	15
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	22
郑州“房妹”调查	29
公办养老院排号到底有多难	36
冷静之死	44
涪陵民营加油站生态调查	51
“神秘”的张志熔	61
李双江之子打人,大喊“谁敢打 110”	68
大兴四层违建楼大火 17 死 25 伤	71
泰安袭警案调查	74
“7·23”温州动车事故后的一夜	80
“虚假诉讼”办车牌黑幕调查	85
北京地税局原局长王纪平涉贪路	92

王朝劫案作案时间成谜	103
宋建忠买官覆灭记	113
失控的夺命校车	121
血色湄公河上的中国船员	130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风波	139
民警被指造假送人进精神病院	144
追问上海“钓鱼执法”	149
内蒙古越狱案疑云	157
大兴男子灭门案调查	161
开胸验肺民工：我只想活下去	171
山西十余少年连遭跨国绑架	180
通钢事件调查	190
民警高作喜“奇遇”记	195

富士康，被跳楼困扰的“围城”

刊发日期：2013年5月7日

记者：尹 聪 申志民

流水线上的迷茫

2013年4月24日和27日，富士康再发“两连跳”。郑州航空港园区内，一名24岁的男子和一名23岁的女工，相继跳楼身亡。

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就曾多次在这个全球代工巨头里上演。情况最严重的2010年中，有多达十余名工人从深圳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单调的流水线生活和严苛的管理制度，被指是酝酿这些悲剧的“祸首”。

机械压抑的工作、没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责骂、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等，无不在考验着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2012年10月时，记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潜伏”过20天。那段时间里，记者被分配到化成车间的喷码线上负责“收料”，即把沿着流水线流下的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壳拣到托盘中。

根据大致统计，上班的10个小时内，每个工人大约需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复一个“伸手—拿料—放料”的动作。

工人需要在流水线前保持“亢奋”。如果收料跟不上流水线的转动速度造成积压，那线长的吼声和骂声就会紧接而至。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车间工作10个小时，其中包括8个小时的正常上班时间和2个小时的加班。以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划分，富



廊坊富士康园区，宿舍楼外墙包裹着一张大网

士康会向在上述日子里加班的工人分别支付 1.5 倍、2 倍和 3 倍的工资。

这样的“馅饼”刺激着工人们“自愿加班”，虽然他们早已厌烦了流水线生活。如果他们不加班的话，一月只能拿到 1800 元的底薪，偿还掉厂牌里的 400 元饭费和 100 元左右的住宿费后，所剩寥寥。

走过场的生命承诺

富士康也曾尝试通过加薪、建立工会等行为，舒缓员工的生存状况。但这种努力，未能完全奏效。

2010 年发生 N 连跳后，富士康先后多次上调员工工资，其底薪已从先前的八九百元上调至 1800 元。

2010 年，富士康官网上刊登文章称，公司工会会员超过 39 万人，入会率达到 80%，基本覆盖了全体员工。2013 年年初，富士康表示，准备在中国工厂中推进工会改革，举行真正有代表性的选举。

2013 年 5 月 1 日，多个高校联合发布的《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却显示，富士康工会改革进展缓慢，“90.2% 的富士康员工不知道富士康工会选举的事情，94.7% 的工人在过去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工会选举投票”。

调研报告还称，56.1% 的人通过工会热线“78585”所投诉的问题，“很少能得到解决”或“全部都得不到解决”，且有 47.4% 的人在投诉后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此外，记者体验发现，工人在入职签订“珍爱生命承诺书”时，更像是“走过场”——培训师并未就承诺书内容作任何解释，工人只需签名即可。

而当向心理咨询师提出工作上的困惑和迷茫时，咨询师则会“勉励”说，“干好活就行”。

“每天管理 100 万员工，头痛得要死。”2012 年 1 月，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在一次年会上诉苦。2011 年底，富士康公布了斥资上千亿元的“百万机器人”计划。按照该计划，未来富士康一些单调、重复的流水线工作将由机器人承担。

这些不知疲倦、不惧危险的机器人开始把工人从疲倦和压抑中解放出来时，外界却又有了“机器人将引发工人失业潮”的担忧。

厌倦却又依赖，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工人之于富士康以及如它一样的中国工厂的复杂感情。

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人

咚咚咚咚……石猴从石缝里钻出，翻着筋斗云，向天穹冲去……

一曲《西游记》前奏音乐，是廊坊富士康园区一男工公寓楼某集体宿舍的“起床曲”。每天早上6点30分，《西游记》会定时从工友手机里奏响。石猴翻起了筋斗，但来自河北农村的30岁工友王二猛并不愿意起床，他先是探出头，努力睁了睁眼睛，继而蒙头睡觉。

10分钟后，他慢吞吞穿衣，洗漱。

看记者起床，王二猛说，“我刚来应聘时活蹦乱跳的……现在压抑，枯燥，像个机器人。”

继2012年10月，2013年4月15日，新京报记者再次前往富士康体验打工生活。

廊坊富士康园区占地约千亩，东西走向，繁盛时期员工曾达七八万。

记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队从富士康园区去往公寓楼。

沿途，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宇，包裹着一张长约数十米、宽约2~3米的大网。

这些大网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连跳之后安装的。如今近三年时间，已显得破旧，多已破损，裂着大洞，在风中摇摆。

“如果有人跳楼，防护网不堪一击”，看着一张张破网，一位工友笑称。

记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张上下铺。宿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足18岁，多数20岁出头，学历初、高中。

“欢迎你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走？”我刚在宿舍一张床铺前坐下，一年龄30岁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我打趣说。

室友说，我所住的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宿舍中，多数为工作1到3个月的新员工，30岁的王二猛因工作半年，而在宿舍被公认为“资深员工”。

近4万人的廊坊富士康，最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吸纳大批新人进入；同时，每天又有不少工友辞职。

有时候王二猛会看着一撮撮刚进富士康的新人发笑，“嗨，来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当机器人呀！”

王二猛说，富士康像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压抑，挣不到钱，工作枯燥，受气……没有家的感觉”等等，成为“出城”的主因；而想来富士康看看究竟啥样，体验世界 500 强企业的文化氛围，找个媳妇或女朋友容易等等，则使不少员工走进“围城”。

在富士康工作 7 年的石破浩说，“有的人专门来泡妞的。也有不想听家人唠叨进厂的”。

机械、压抑的流水线生活

4 月 23 日晚 7 时 30 分，廊坊富士康的一个厂房间，记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员工一起，在流水线上通宵作业。

进入车间，迎面扑来浓烈的化工气味，地面上绿色的地板沾满油渍，走在上面不时打滑。操作间机器轰鸣，上百人在数百台飞速运转的操机台前忙碌着。

工友们站在流水作业的操作台前生产一款畅销手机的金属框架。该框架边沿被机器切割成薄片，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指。

新员工中，多数男工被分配在操机台手持喷枪，经老员工简单指点，开始流水作业；女工则对所生产出的产品精度进行测量，超出误差范围的将判定为废品。

记者负责对二十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流程产品拿到测量台测量。然后再拿着流程产品返回测量台，并反馈给操机台前的工友。

记者的这个活儿在不少站在操机台前作业的工友眼中“再轻松不过了”，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和女工搭话聊天。

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记者需要将二十多台机器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样本分别送到距离记者二十余米远的测量中心。

“你要跑起来，否则检测不完，良率会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个工友向记者叮嘱。

从晚上 8 点到 11 点，二十米远的“跑道”，记者不间断跑了三个小时。

夜晚 11 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在食堂匆匆饭毕，短暂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车间。

从 12 点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着二十米长的跑道来回行走。其间，几位操机台工友操机时，闭着眼睛，趁线长不在，休息几秒钟。

凌晨 3 点，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不断打滑，机械地从操机台滑向测量间。身上星星点点沾着油渍，大脑已空白，重复着机械劳作。

凌晨 4 点多，因为良率低，线长将质检人员组合到一起训话：“昨天的废品情况 30 多个，今天是 60 多个，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否用心做了，我咋向上面交待？”线长表情痛苦。

凌晨5点，8小时工作完成。新员工可以休息，老员工则多选择再延长2个小时，以便赚取加班费。

机器轰鸣声中，厂区领导召集新员工训话，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拨打关爱热线，但你们要知道，别人拨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找过我事儿，你们自己掂量。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身材高大、相貌憨厚的河北人王二猛半年前，在河北地方县政府的鼓励下，和其他数十名老乡一起，坐上政府安排的大巴，来到廊坊富士康园区。

这个壮汉，一进入车间，就“经常加班加点”。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

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

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

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5点，王二猛养成了习惯，“偷偷站着睡觉10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

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

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

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

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记者接受心理咨询期间，热线响起，廊坊富士康有人跳楼了。

尽管经心理咨询师及宿管等人的干预挽救了一条生命，但关于跳楼的话题在富士康一直未曾停歇。

走进富士康的年轻人

一些打工者对流水线的枯燥和单调显得不以为然，相比之前的漂泊，富士康是他们人生规划中重要的一站。不过，没有人愿意在此长干。他们想趁青春流逝前，追逐自己并不宏大的梦想，比如找个对象，比如开个小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与打工、漂泊和富士康有关。

16岁那年，出身农家的张顺地开始在太原扛水泥，扛一袋100斤的水泥爬一层楼赚5毛钱；范振鸣在16岁时离开大山，到县城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中秋节一个人煮着饭号啕大哭。

28岁的李国春是在2012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这位原煤矿工人下火车后有些“狼狈”，他口袋里只剩了8块钱。

他本来打算到太原后，即刻奔赴富士康报名的，“当天进厂花不了多少钱”。

深夜已经没有了公交，而8块钱既不够打车，更不用提住宿了。他钻进路边的网吧，找张椅子眯了一晚。第二天，他花1块5上了一个小时的网，给远在四川打工的女朋友留言，“打200块钱过来”。

之后，李国春挤公交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一起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

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在16岁时，也就是2000年前后，张顺地走出了吕梁山区。嗜赌的父亲败光了家里曾一度拥有的宽裕生活，而家中本已贫瘠的土地，也因为政府征用越来越少。打工是生活的唯一出路。

范振鸣也在大山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辟于山上的地产不了多少粮食，他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近些年来，跑到外面世界去打工渐成了村里青壮年间的风气。留守村子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

村子以外三四十里是另一幅光景。范振鸣说，有些村子的地下发现了埋藏较浅的煤矿，煤矿公司给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每人四五十万的补偿款。范振鸣常常幻想着，自己能被那样的“幸运馅饼”砸中。

比起他们，戴着眼镜的李国春多读了3年高中。高考时，他的成绩离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的录取线差了七八十分。他想再复读一年，可母亲跟他说，托人在煤矿找了份差事，你下井去吧。

走南闯北的岁月

李国春在煤矿里一待就是五六年。他每天坐1个多小时的小火车下到地下几百米处，扛几百斤的机器在巷道里行进。一个月下来，他能拿到五六千，甚至更多的工资。

李国春觉得这份工作还算不错。但不幸的是，2011年他被一辆车撞成骨折。车主赔了他9万块钱。

伤愈后，他没法干重活，只好在煤矿办了个停薪留职。那9万块钱被他存到存折里，一分钱没动。对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的他来说，这9万块就是下半辈子的指望。

2008年，16岁的范振鸣到了县城一个汽修店做学徒。身高1.62米的他每天抡着大锤，一锤一锤地把被撞坏的汽车保险杠或者车壳砸平整。活儿很累。瘦小的少年常常感到胳膊麻木，赶上旺季，他还得加班抡锤到很晚。两个月下来，老板扔给他90块钱。那年的中秋节，他和同村一起出来的“同事”，蹲在汽修店煮米饭。煮着煮着，米饭糊了。掀锅看着黑乎乎的米饭，16岁的他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突然就想家了。”范振鸣第一次觉得“还是家里好”。

东方白鹳的死亡之旅

刊发日期：2012年11月21日

记者：易方兴

它修长的尖嘴里流出黏液，行动迟缓。中毒之后，它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急促痉挛，呼吸艰难。这痛苦的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它死去。

可它仍想飞翔。护鸟志愿者莫训强看到，它扑扇着展开近两米的黑白羽翼，挣扎着，却几次栽倒在冬日的湿地里。

它是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2012年11月，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迁徙中栖息于此的东方白鹳遭遇投毒。数天来，志愿者们跋涉湿地，救出13只，但更多的东方白鹳痛苦死去。如果不是志愿者们打捞起20具东方白鹳的尸体，它们最终将以每只200多元的价格售给餐馆，成为盘中餐。

新京报记者调查得知，保护区周边，投毒者、餐馆老板、食客、售卖农药的销售商，成为害死东方白鹳等珍禽直接或间接的凶手。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面积超过60万亩，当地林业部门的巡护力度却捉襟见肘。大港城乡一体化办公室林业科科长张文续说：“科里就4个人，绕保护区巡护一圈，就得一整天。”

每年3月，东方白鹳在俄罗斯东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繁殖，9、10月份离开繁殖地，成群分批往南迁徙。

护鸟志愿者、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莫训强说，据很多护鸟志愿者和专家的观测，迁徙时，它们常在开阔的草原湖泊和芦苇沼泽地带活动。近几年，它们每年都在北大港湿地停留半个月左右，这次我们观测到约500只东方白鹳。

可莫训强们没想到的是，在这栖息的半个月，有20只东方白鹳却没能再展翅迁徙。

毒鸟者：职业杀手随鸟迁徙一路投毒

天津北大港水库西侧的芦苇田里，靠养鱼、养蟹为生的渔民石学友，经常见水库旁的路边有很多玉米粒，最近一次看见有人抛撒玉米粒，是在半个月前。

“11月初，我看见泥土路上撒了很多玉米粒，我就知道是毒鸟的，沿着玉米粒一路走，果然捡到2只药死的山鸡。”石学友说，他把这2只“免费”山鸡炖了吃了。

最开始，石学友不知道这些人抛撒的玉米粒毒性有多大，“我找一个毒鸟的人，要了他的药，拿来几条鱼一泡，我的小猫凑上来吃，猫吃完鱼，没走出五步就死了。”

林龙（化名）是天津大港人，他和几个朋友靠擒鸟为生几十年。“以前拿猎枪打，后来天津猎枪管得严，现在改用农药毒（杀），结果发现农药比枪管用多了。”林龙说。

“药着了么？”这成为大港地区的毒鸟者们近年来的见面语。他们把鸟爱吃的食物同农药浸泡，再投撒于鸟类的栖息地，鸟类进食死亡后，投毒者捡走鸟尸去贩卖。

“药不同的鸟，得用不同的诱饵。”林龙说，像野鸡这样喜欢在林中出没的鸟类，多用农药浸泡玉米粒6到7小时，抛撒在林中小路边。

水鸟分为食素和食荤两种。“如果想药天鹅、大雁、野鸭，可以用玉米粒或谷粒当毒饵；尖嘴的水鸟，比如鹳类、鸥类，我们就用泡过药的小鱼虾，或者干脆撒毒沙。”林龙说。

在林龙的印象中，光是在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经常出没的投毒者就超过50人。

林龙介绍，毒鸟者有一半是天津本地人，但他们的猎杀，仅局限在居住地附近。“还有更专业的猎鸟者。”林龙说，他们大多是外地人，沿着候鸟迁徙的路线一路投毒，什么季节，鸟在哪儿落脚，是什么种群，他们了如指掌。



2012年11月13日，天津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志愿者从湿地里清理出来被毒杀的东方白鹳